

刘再复
散文精编

卷十

审美笔记

刘再复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刘再复
散文精编

卷十

审美笔记

刘再复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笔记 / 刘再复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8 (刘再复散文精编)

ISBN 978-7-108-04874-5

I. ①审…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5263号

责任编辑 张 昱 郑 勇

装帧设计 张 红 朱丽娜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8月北京第1版

201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 数 180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本卷说明

这是“刘再复散文精编”的第十卷：文学评论卷。本卷收入了作者近些年来阅读与欣赏中外文学名家的评论性文章六十余篇，其中包括有关二〇〇〇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二〇一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最新评论文字。集中的评论文章，多为近些年陆续写作的新作，一些文章选自《现代文学诸子论》、《罪与文学》、《沧桑百感》、《漫步高原》、《西寻故乡》等作品集；一些文章选自《明报》、《明报周刊》、《城市文学》等报刊；一些文章为近年来的新作，未曾发表与结集。此次以“审美笔记”为题，专收一集，以飨读者。

此书为中国内地首次出版，由白桦主持编纂，叶鸿基协助编纂。

目 录

第一辑

黄土地上的奇迹	3
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	5
赤子莫言	7
“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	10
再说“黄土地上的奇迹”	16
莫言的鲸鱼状态	21
附录： 刘再复谈莫言的绝对生命（江迅）	23
莫言了不起（答薛莉问）	29
面对历史的诉说	39
论丙崽	42
感觉残废	52
展示绝望的革命悲剧	54
从堂吉诃德到庄之蝶	57
读《红浮萍》	60
症弦的“暖暖”	68
走向王维的大诗人	71

阅读薛忆沩小说的狂喜	73
等待共鸣的奇观	76
另一种写作方式的可能	79
双重饥饿的女儿	85
中禧诗情,秋瑾气质	87
对学院与城市的诗化的叩问 ——林幸谦《原诗》序	89

第二辑

柏拉图对文学的指控	97
宗教大法官的寓言	102
文学艺术中的天才现象	110
《红与黑》中的那一夜晚	125
又见莎士比亚	128
菲茨杰拉德的盛世危言	130
被堵塞的思想者	133
坐着就是力量	136
洁死	138
自得其乐	140
为妓女立传	142
“还泪”的隐喻	144
走出平庸	149
文学大观笔记二十一则	151

第三辑

鲁迅的复仇情结与复仇意象

——重读《铸剑》	163
巴金的意义	171
天天向冰心靠近	182
我身边的金庸迷们	187
万古云霄一羽毛	191
金庸小说概说	193
从炼狱中升华了的灵魂	
——彭柏山和他的《战争与人民》	205

第四辑

虚构中国与解构中国	215
欧梵风格	217
首席翻译家	219
风范的意义	221
李泽厚的新五论	226
又听善的呼唤	
——读《池田大作诗选》	228
祝好人一生平安	232
赤子的悲剧	234
被开除人籍之后	237
人之谜	239

我的狮王	241
“无目的”的诗人诗社最可爱	
——序泰国《小诗磨坊》第七集	243
四星高照，何处人文	248
面对荒诞的世界，文学何为？	261
作者后记	265
编者后记	267

第一辑

黄土地上的奇迹

结束在加州的访问之后，三月十八日莫言来到科罗拉多。十九日先到落基山中游玩，后到我家中聊天，二十日在丹佛大书店参加英译本《酒国》发行签字仪式，二十一日在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作《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的演讲，并和葛浩文一起朗读《酒国》。演讲之后，教学厅里排长队购买《酒国》，我站着观赏莫言签字四十分钟。二十二日，莫言飞往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等处访问，我则埋头阅读他的两部小说集《师傅愈来愈幽默》和《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以及他在美国的另外三篇讲稿：《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福克纳大叔，你好吗？》和《我的〈丰乳肥臀〉》。

听了莫言的演讲和阅读他的新书之后，我的脑子里立即产生这么一个意念：莫言，中国当代文学的奇迹。既是文学创作的奇迹，又是个体生命的奇迹。

莫言出生于一九五五年，童年时代正好遭逢到大饥荒。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我也经历过，也达到“刻骨铭心”的程度，但听了莫言的饥饿故事，仍然吃惊和震动。他的童年真正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一年三季（春、夏、秋）赤身裸体，冬天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那时连浑身羽毛的小鸟都冻得叽叽乱叫，他却

依然在雪地上滚爬。除了寒冷之外，便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饥饿，饿得他和其他孩子“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里的大街小巷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他们吃光了树上的叶子就吃树皮，树皮吃光后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它们被啃得遍体鳞伤”。一九六一年春，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块，他们就一拥而上，每人抢一块咯嘣咯嘣吃起来，而且愈嚼愈香。在饥饿的煎熬下，他的身上几乎没有肌肉，肚子却大得像大水罐子。为了生存下去，他的母亲和村里的几个女人在给生产队拉磨时趁着干部不注意将粮食囫圇着吞到胃里（以逃过下工时搜身检查），回家后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自己的喉咙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与孩子。

在这种难以存活的环境中，莫言竟然没有饿死，竟然活了下来并生长出一颗充满活气的大脑袋，这颗大脑袋竟生产出第一流的小说，这不是奇迹是什么？如何解释这一奇迹？他奶奶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但没有受不了的罪。在老人家的解释里透露出一个信息：莫言拥有家传的奇异的生命意志。除了意志之外，“受罪”的体验又赋予他无尽的写作资源。经历、意志，再加上一个天才的感觉，便使莫言获得成功。

（原载《明报》二〇〇〇年三月三十日）

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

去年三月，我在加州柏克莱大学所作的一次学术讲演中，热烈地赞扬莫言的《红高粱》、《酒国》和他新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一年又六个月过去了，最近我又老是想起莫言，这又是与我对文学的思考相关。不知道怎么回事，近年来我老是想到文学的初衷，想到人类如果不是生命表达的需要似乎不必有文学；想到大陆的许多作家技巧愈来愈细密，但作品愈来愈苍白；想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巨人们总是面对生命的大困惑而不仅仅玩弄语言；想到文学家毕竟不是文学匠……想到这些，便想到“莫言”二字。

莫言没有匠气，没有痞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顽皮地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生气。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垒垒、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机。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

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十多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是，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

与那些只会玩弄技巧和语言的作家不同，莫言热烈地拥抱人生拥抱历史，在自己的作品中跃动着大爱与大恨。但是，他却从未陷入“反映论”的泥坑中，他拥抱大地又超越大地，在所有的表述中都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哲学态度，这一态度就是认定：生命，只有龙腾虎跃不为缰绳所缚的生命，才是历史的原动力。这一原动力才使历史变成活生生的让人的灵魂不断站立起来的历史。莫言的文本策略，就是把这强调生命野性的哲学态度推向极致。任何作家只有把自己的艺术发现推向极致才能走出自己的路来，四平八稳的作家是没有前途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致命伤是它太意识形态化，尤其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和四十年代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此文学氛围中，莫言独树一帜，拒绝接受意识形态观念对历史的诠释，不仅从不陷入意识形态的逻辑，而且以作品沸腾的岩浆化解这些逻辑并完成了只属于“莫言”名字的他人无法替代的创造。这些让世界瞩目的创造，使变成意识形态现象的中国文学又回归到生命现象与个人现象。

（原载《明报》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七日）

赤子莫言

过十天莫言就要来访。落基山边科罗拉多大学校园里有他的两位知音——葛浩文和我。尤其是葛浩文，“莫言”二字是他口中积极的语汇。和他见面时如果听不见“莫言”，一定是身体出毛病了。莫言的小说他一概翻译，《酒国》刚出版，本月二十日莫言将在丹佛大书店出席新书发布签名仪式。《丰乳肥臀》也已开译，这部五六百页的大书，够老葛“爬行”三五个月了。

因为莫言要来，我便读他出版不久的散文集《会唱歌的墙》，也读同社同时出版的贾平凹的《造一座房子的梦》、苏童的《纸上的美女》、余华的《我能否相信自己》。四部散文集都好，但我尤其喜欢莫言。

莫言在散文中袒露了一个赤裸裸的自己，一个光着屁股走进学校然后又带着浑身野气走进军队走进文坛的自己。他一点也不遮丑：“据母亲说，我童年时丑极了，小脸抹得花猫绿狗，唇上挂着两条鼻涕，乡下人谓之‘二龙吐须’。母亲还说我小时候饭量极大，好像饿鬼托生的。去年春节我回家探亲，母亲又说起往事。她说我本来是好苗子，可惜正长着身体时饿坏了胚子，结果成了现在这个弯弯曲曲的样子。说着，母亲就泪眼婆娑了。”莫言长身体的儿童

时代正是大陆的“困难时期”，他被饥饿折磨得变态了：“我从小饭量大，嘴像无底洞，简直就是我们家的大灾星。我不但饭量大，而且品质不好。每次开饭，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着别人的碗号啕大哭。母亲把自己那份省给我吃了，我还是哭。一边哭着，一边公然地抢夺我叔叔女儿的那份食物。”母亲常常批评他“没有志气”，他也曾多次下决心要有志气，但是“只要一见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莫言不仅在家族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而且在学校里又是一个直到读三年级还穿开裆裤，常尿在课堂里的“熊孩子”，而十二岁读五年级开始“创作”时写的“诗”又是“造反造反造他妈的反……砸烂砸烂砸他妈的烂……”然而，“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海明威语），黑暗、恐怖、饥饿相伴的儿童时代赠给莫言不拘一格的心灵、天马行空的个性和活泼到畸形的感觉，从而也导致他的千奇百怪的梦境和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惊世骇俗的看法。许多作家，也有不幸的童年，但是，长大成人后却被沉重的理念覆盖住了，因此，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也被理念牵向苍白而世故的绝境。而莫言则不同，他说童年时的记忆刻在骨子里，成年时的记忆留在皮毛里。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和根深蒂固的童心，使他冲破一切教条的羁绊而把想象力和创作力发展到极致。

我喜欢莫言，正是因为他至今仍然像个孩子，仍生活在长满红高粱的儿童共和国里。这一共和国的公民是拒绝一切面具和一切包装的。莫言的散文没有任何包装，连知识的包装也没有。散文最能反映作者本人的性情人格，这部散文集所反映的莫言是活水，是沧浪，是狮子，是粗犷的大自然。当作家们在玩语言、玩技巧、玩知识而玩得走火入魔的时候，莫言却说“不”，他拒绝

语言的遮蔽和学问的遮蔽，绝对不能让词章和书本遮蔽真生命，更不能遮蔽那颗在高密故乡生长起来的敢哭敢笑敢爱敢恨的童心。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只能让爷爷的手臂和歌声推着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一直往前走。正是这种选择，造就了当代中国的赤子和天骄似的作家莫言！

（原载《明报月刊》二〇〇〇年第四期）